



寻找“母亲”的旅程：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与日本“战后世代”的精神史

乔柏霖

吉林大学外国语学院 长春市 吉林省 130012

通讯作者*: 乔柏霖 E-mail: qblzbc@163.com

论文信息

关键字

海边的卡夫卡；村上春树；战后世代

摘要

村上春树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以战后日本为背景，借“寻母”寓言书写“战后世代”的精神困境与救赎之路。小说中“缺席的母亲”象征历史根源断裂与集体记忆压抑，佐伯的创伤状态、空洞暴虐的父权形象及循环历史暴力，构成该世代沦为“精神孤儿”的根源；卡夫卡与中田的镜像人生，具象化呈现战后世代意识与无意识分裂、集体记忆断裂的精神状态；甲村图书馆与森林作为阈限空间，为创伤疗愈提供重要场域。村上春树通过文本剖析战后世代的精神结构，提出“承担他人之痛、与创伤和解、带着创伤前行”的救赎方案，既反思了日本战后精神史，也为人类共同的自我追寻与精神成长提供了深刻启示。

引言

村上春树《海边的卡夫卡》诞生于战后日本特殊节点：经济泡沫破裂后，“团块世代”步入老年，其子女在物质丰裕中精神空虚，战后历史创伤、记忆断裂与集体失语仍隐蔽渗

透于个体精神。村上春树的寻母寓言,本质是战后“精神孤儿”一代寻找历史根源、修复记忆、完成精神成年的集体隐喻。

笔者认为《海边的卡夫卡》的寻母之旅,是战后日本“精神孤儿”(团块世代及其子女)寻找历史根源、修复记忆断裂、完成精神成年的集体隐喻,村上春树借此诊断战后世代困境,剖析创伤与精神结构,给出独特救赎方案。

一、“缺席的母亲”:战后世代的精神困境与历史根源

(一) 佐伯:凝固在1944年的“活幽灵”

在《海边的卡夫卡》的“母亲”意象谱系中,佐伯非传统血缘母亲,却是核心载体与精神内核,更是战后日本未被消解的历史创伤的人格化象征。1944年作为二战末期的历史拐点,既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覆灭与战争创伤的全面爆发,也将佐伯的人生切割为战前纯真与战后封闭两个阶段。她如同被时间凝固在1944年的“活幽灵”,生命状态正是战后社会未被消化、未被反思的创伤的具象化表达,成为战后世代创伤记忆的鲜活注脚。

1944年前,佐伯是战前和平图景与少女纯粹生命力的双重象征。文本细节显示,十七岁的她常驻足海边、紧握《海边的卡夫卡》唱片,拥有未经战争侵蚀的纯粹爱恋与憧憬。这首乐曲既是她的情感图腾,也是战前和平的文化符号,其舒缓旋律与战后社会的压抑荒芜形成强烈反差,隐喻着战前秩序的崩塌与美好事物的不可逆消亡。

1944年,佐伯的恋人因大学党派斗争离世,这一悲剧成为她无法愈合的创伤核心,也击碎了其纯真憧憬。恋人之死不仅是个人悲剧,更隐喻着战前进步青年理想的覆灭与战争背景下个体生命的脆弱,自此佐伯的精神世界定格于此时,呈现“一半已死、一半残存”的状态。战后她出任甲村图书馆馆长,始终沉默淡漠、刻意疏离外界,拒绝触碰过往记忆,这种封闭麻木并非性格孤僻,而是创伤侵蚀下,主体为规避痛苦而采取的被动自我隔绝策略。

从文化隐喻而言，佐伯是战后“团块世代”及战后世代的精神缩影。战后初期，日本政府为推进经济重建，刻意推行“记忆压抑”策略，回避战争罪责、压抑集体与个体创伤，以经济崛起掩盖精神荒芜。这种集体性压抑，使无数创伤者无法正视痛苦，只能如佐伯般封闭麻木。其“一半已死”的状态，精准捕捉了战后世代的精神本质：肉体在物质丰裕中存活，精神却因未被消解的创伤陷入停滞荒芜，沦为被历史遗忘的“精神幽灵”。

（二）“弑父”的徒劳：空洞的父权与暴力的循环

小说中“父亲”的在场暴虐与“母亲”的缺席温暖形成鲜明二元对立，既具象呈现家庭情感关系，更隐喻战后日本精神秩序的失衡。生父田村浩二与魔幻化的琼尼·沃克构成“父亲”形象谱系，二者相互印证，分别对应空洞的战后父权与未消解的历史暴力，揭示战后世代在扭曲父权中无法获得精神认同、难以突围的困境。

田村浩二是空洞暴虐父权的核心象征，他虽有世俗成功与社会地位，内心却极度空虚，精神世界贫瘠。家庭中，他对卡夫卡极尽精神冷漠与隐性暴虐，留下深刻创伤。这并非个人性格缺陷，而是战后父权空洞化的写照：传统天皇制父权在民主化改革中瓦解，功利性经济至上父权取而代之，“团块世代”被单一财富价值观裹挟，忽视家庭与精神追求，最终以暴力宣泄内心空虚与无力。

与田村浩二的现实形象不同，琼尼·沃克是历史暴力的魔幻隐喻。他外表优雅、神情诡异，以杀猫取魂为生，是纯粹暴力与邪恶的具象化。他既是田村浩二内心黑暗的外化，更是战争、殖民等历史暴力的延续，象征着深入民族骨髓的暴力循环。卡夫卡在其逼迫下杀死他，这场“弑父”虽反抗了空洞父权，却重演了历史暴力——他未获解脱，反而深陷迷茫愧疚，意识到暴力已成为宿命，凸显出战后世代挣脱暴力循环的徒劳与悲剧性。

空洞父权与循环暴力均无法为战后世代提供精神指引与身份认同：空洞父权带来压迫与痛苦，无法填补精神空白；循环暴力让人深陷宿命困境。双重困境使他们在“父亲”象征的

精神世界中迷失，进而转向“母亲”这一精神归宿，“寻母”成为其摆脱困境、寻求救赎的必然选择。

（三）寻找的悖论：无法抵达的根源

卡夫卡的寻母之旅自始陷入悖论：渴望寻找母亲与精神归宿，却发现母亲遥不可及、历史根源早已断裂，这是战后世代的集体困境——渴望修复记忆、寻找根源，却因记忆压抑与精神破碎，沦为无根“精神孤儿”。

卡夫卡寻找的“母亲”有三重象征：生物母亲樱花（四岁离家，形象模糊，自身亦为创伤漂泊者，无法成为归宿）、精神母亲佐伯（深陷创伤，仅能与卡夫卡相互慰藉，无法相互救赎）、文化母亲（历史根源）。

文化母亲是寻母终极目标，代表战后被压抑的集体记忆与割裂的历史传统，但日本政府战后压抑战争记忆、回避责任，使战后世代无法了解真实历史，难以找到根源。

甲村图书馆是“无法抵达的根源”的象征，如同“不完整的子宫”：收藏承载记忆的书藉，却冰冷缺乏生命力，书藉无法被理解传承，佐伯也无法赋予其精神滋养，象征战后集体记忆被压抑尘封、缺乏连续性的困境。这种悖论折射出战后世代的精神肖像：物质丰裕中的迷茫“孤儿”，经济与科技进步无法填补精神空虚、修复记忆断裂，他们失去与历史的连接，不知来路与归途。

二、分裂的自我：卡夫卡与中田的镜像人生

“缺席的母亲”揭示战后世代困境的外部表现与根源，“分裂的自我”则深入其精神内部，剖析他们面对创伤的主体状态。战后记忆压抑、根源断裂，导致战后世代精神严重分裂，这是其集体精神状态。

村上春树通过卡夫卡与中田的镜像人生呈现这种分裂：卡夫卡（十五岁少年，有清晰

自我意识，试图以意志逃避掌控命运)与中田(七十多岁老人，失忆失读，缺乏自我意识，是被历史暴力剥夺主体性的无意识载体)，二者是同一精神结构的两面，共同构成战后世代分裂图景。

(一) 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：两个“杀父者”

精神分析理论指出，人的精神由意识、前意识与无意识构成，无意识中的创伤与欲望始终影响行为。战后世代的分裂，本质是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——意识压抑创伤、逃避过去，无意识中创伤与欲望持续侵扰，形成不可调和的矛盾。

卡夫卡代表现代理性主体，清醒认知家庭压抑与诅咒，主动逃离并试图以意志掌控人生，但始终被无意识侵扰：频繁梦到母亲、被“弑父”预言缠绕，理性努力难以掩盖无意识中的创伤与迷茫，凸显意识与无意识的分裂。

中田是无意识的载体，1944年“山梨事件”后失忆失读，思维简单、无法融入现代理性社会，却能与猫对话、感知自然，这种“空白”是无意识的纯粹呈现，创伤以原始形态留存于其精神中。

两人皆是“杀父者”：卡夫卡在意识层面反抗父权，却在无意识驱使下弑父，陷入罪恶感；中田在无意识层面无意中参与弑父，却因无法理解其象征意义而无罪恶感，二者揭示了战后世代反抗创伤的矛盾与无力。

(二) “空白”的隐喻：1944年与集体记忆的断裂

中田身上的“空白”（失忆、失读、缺乏理性），是其个人创伤印记，更是战后日本集体记忆断裂的隐喻，1944年正是这一断裂的起点。

1944年“山梨事件”中，小学生中田与同学集体失忆，唯有他留下永久创伤——失忆失读、无法正常生活。这一事件并非偶然，1944年二战末期，战争创伤全面蔓延，中田的“空

白”是集体创伤的个人化体现。

中田的“空白”象征战后日本的“选择性遗忘”：政府为经济重建回避战争责任、压抑创伤记忆，将战争历史视为“禁忌”，导致社会陷入“集体失忆”。中田无法读写、无法理解文字承载的记忆，象征战后世代与历史的割裂，难以修复记忆断裂。

中田直白简单的思维与话语，体现了集体记忆断裂后的精神状态：失去历史指引与精神根基，无法理解生存意义，只能被动适应生活。

卡夫卡与中田的对比，凸显集体记忆断裂的困境：卡夫卡有完整理性与记忆，却刻意压抑创伤、逃离过去，陷入意识与无意识分裂；中田因记忆断裂沦为无意识载体，无法理解也无法逃离创伤，二者是战后世代精神分裂的极端表现。

（三）分裂的弥合：通过承担他人之痛走向完整

卡夫卡与中田的精神分裂并非绝境，村上春树指明了自我整合的路径——通过承担他人之痛，接纳创伤与分裂，实现精神完整，这是战后世代完成精神成年的必经之路。

小说关键转折的是卡夫卡进入森林、中田决心关闭“入口”。卡夫卡弑父后陷入罪恶感与迷茫，进入象征无意识世界的森林，直面创伤，倾听战争士兵幽灵的痛苦，承担起他们的创伤之痛，本质是接纳战后历史创伤、修复记忆断裂。

与此同时，中田在指引下意识到自身使命——关闭“入口”，阻止历史暴力蔓延。他虽失忆，却凭本能踏上救赎之路，完成使命后平静离世，其牺牲关闭了暴力循环的“入口”，承担了历史责任，也为卡夫卡救赎扫清障碍。

卡夫卡与中田的命运相互交织：卡夫卡在森林中接纳创伤、摆脱罪恶感，理解生存意义；中田以牺牲完成救赎，助力卡夫卡成长。当卡夫卡背着中田的“一部分”回归时，分裂的自我开始整合，意识与无意识不再对立，完成精神成长。

这种通过承担他人之痛实现自我整合的方式，是村上春树的精神指引：战后世代无法逃避创伤与记忆断裂，唯有主动接纳创伤、承担历史责任，才能修复记忆、弥合分裂，完成精神成年。

三、森林与图书馆：在阈限空间中完成精神“通过仪式”

（一）甲村图书馆：作为记忆档案与阈限空间的“子宫”

甲村图书馆是核心现实救赎空间，兼具书籍收藏地、记忆档案库、创伤栖息地的属性，是卡夫卡寻母的重要站点，如同“不完整的子宫”，承载记忆与滋养，却缺乏生命力与连续性，是战后世代迷茫的缩影。

图书馆的三重性决定其救赎功能的复杂性：一是“知识的坟墓”，收藏的历史记忆书籍被尘封，如同被压抑的战后集体记忆，难以被理解传承；二是“生活的暂栖地”，为卡夫卡提供安身之所、为佐伯提供守护记忆的港湾，让二人得以直面内心创伤；三是“异界的入口”，地下室连接魔幻异界与无意识，是卡夫卡走向森林、寻求救赎的起点。

管理员大岛是阈限空间的引导者，作为生理与社会双重边缘人，他以客观视角看待卡夫卡与佐伯的创伤，给予指引与陪伴，教会卡夫卡承担痛苦、接纳不完美，象征战后世代救赎之路上所需的理解与支持。

图书馆存在明显局限：虽承载记忆却无法赋予其生命力，虽提供暂栖却无法实现彻底救赎，这象征战后集体记忆的困境——记忆被保存却遭压抑，难以给予战后世代真正的精神滋养，彻底救赎需走出图书馆、直面创伤。

（二）森林深处：直面历史幽灵与集体无意识

森林是魔幻救赎空间，连接意识与无意识、现实与异界，延续日本文化中“神域”“他界”的内涵，是集体无意识的具象化，承载未被消化的历史创伤，也孕育救赎希望。卡夫卡进

入森林，本质是直面无意识与历史创伤，是救赎的关键一步。

森林在日本文化中兼具神灵栖息地、亡灵聚集地的象征意义，村上春树将其塑造成神秘阈限空间，其中茂密树木、幽深小径、士兵幽灵等元素，分别象征无意识的深邃、救赎之路的曲折、未被遗忘的战争创伤，构成创伤与希望并存的救赎场景。

卡夫卡在森林中直面历史幽灵与集体无意识，与战争士兵幽灵对话，倾听其痛苦悔恨，承担起他们的创伤之痛，逐渐理解战争残酷与历史创伤的沉重，接纳自身弑父行为与内心创伤，明白弑父是历史暴力循环的结果，唯有接纳才能摆脱罪恶感。

森林深处的小屋是卡夫卡救赎的关键场所，简陋安静却充满温暖，象征其内心的平静与救赎希望。在这里，卡夫卡反思过去、接纳创伤与分裂，不再逃避罪恶感与迷茫，理解了自身生存意义，小屋如同“完整的子宫”，与图书馆形成对比，给予其精神滋养与成长力量。

森林救赎的核心是“直面”——直面历史创伤、无意识黑暗与自身不完美，区别于图书馆的“逃避”，唯有主动进入创伤核心、承担历史责任，才能修复记忆、弥合分裂，实现精神救赎。

（三）“入口”的关闭与回归：一种不完整的救赎

卡夫卡在森林中完成创伤接纳与自我反思，中田关闭“入口”，二人救赎之旅最终走向“回归”——卡夫卡回归现实，中田归于“虚无”。这种回归是创伤洗礼后的精神重生，是战后世代完成精神“通过仪式”的标志，而村上春树给出的，是“不完整的救赎”——接纳创伤、承担责任，带着创伤前行。

中田关闭的“入口”，既是现实中森林与异界的通道，也是历史暴力循环、意识与无意识对立的通道。他以牺牲关闭“入口”，象征战后世代终结暴力循环、弥合精神分裂的决心，为卡夫卡回归与战后世代救赎奠定基础。

佐伯的选择是“与创伤和解”的象征，生命尽头她放下创伤，向卡夫卡倾诉过往痛苦，接纳自身“一半已死”的状态，带着释然离世。这种和解并非治愈创伤，而是承认其存在、与之共存，是村上春树给予战后世代的核心指引。

卡夫卡的回归是精神成年的标志，背着中田的“一部分”回归的他，已摆脱迷茫叛逆，接纳了创伤与分裂，承担起自身责任。他回到图书馆，虽母亲仍缺席、创伤仍存在，却能平静面对，不再执着于寻母结果，而是珍惜成长感悟，以“最顽强的十五岁少年”的姿态走向未来。

这种救赎的“不完整”，在于创伤未被彻底治愈、记忆断裂未被彻底修复，战后世代仍会面临迷茫痛苦，但这正是最真实可行的救赎——不回避创伤、不夸大救赎效果，引导人们接纳不完美、承担责任，在无根中寻找精神归宿。

结束语

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中“寻母之旅”，是战后日本“精神孤儿”寻找历史根源、修复记忆断裂、完成精神成年的集体隐喻。村上春树以“缺席的母亲”“分裂的自我”“森林与图书馆”为核心意象，剖析该世代的精神困境与创伤结构：“缺席的母亲”指向历史断裂与记忆压抑，“分裂的自我”呈现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及记忆断裂，“森林与图书馆”则提供救赎路径。小说深刻反思战后精神史，给出“接纳创伤、承担责任、带着创伤前行”的指引，既为战后世代照亮归途，也为人类共同的自我追寻提供精神慰藉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林舒晨.村上春树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中“话语角色”的动态塑造[J].吕梁教育学院学报,2024,41(04):114-117.

- [2] [黄亚婷.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中古希腊神话与现代性精神解读[J].焦作大学学报,2021,35(03):27-29.DOI:10.16214/j.cnki.cn41-1276/g4.2021.03.008.
- [3] 黄捷.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中少年卡夫卡的精神世界[D].黑龙江大学,2020.DOI:10.27123/d.cnki.ghlju.2020.001554.
- [4] 肖海艳,李星,王帆.基于暴力下的自我探索和灵魂疗愈探究——以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为中心[J].青年文学家,2019,(32):123.
- [5] 郭林.论《海边的卡夫卡》中琼尼沃克杀猫情节的隐喻内涵[J].品位经典,2019,(04):25-28.
- [6] 张钰婕,史永霞.自我的毁灭与救赎——从《海边的卡夫卡》透视村上春树的人生观[J].名作欣赏,2018,(27):41-42.